

殷栗齋集

卷十九

卷二十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九

關壯繆論

古今人物以英雄而入聖賢範圍廟食千秋聲靈赫著人人皆許以忠義者漢前將軍關羽一人而已夫忠義誠然顧皆以忠於先主為言以天下三分為憾則就有未當焉考史羽以建安二十四年十月殺於臨沮二十五年十月曹丕篡立明年四月蜀中表請先主即皇帝位是為章武元年是年孫權自王於吳以乃後漢書所稱天下三分者在羽卒兩年之後若建安之末即操未嘗不以虛名尊漢帝且武侯定計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羽不亡則荆不失以伸大義可守亦可戰天下何由而分乎是故羽之忠於漢者忠獻帝也非忠先主也忠於一統之相繼

而非忠於三分之鼎立也、奈何一段孤忠、千載無人白之、儒者若孫夏峰、就惑於野史、殉國信義之說、況其茫然未聞道者歟、雖然、三分之名、未有而三分之形、已在、曹操據中原、孫權據江東、先主據益州、不分猶分、何謂不分、天下忠先主、即忠獻帝、先主蓋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其於漢乃血統相傳、故朱子作綱目、變通鑑之例、不帝魏而帝蜀、蜀即漢也、羽臣漢故臣蜀、何謂不忠先主、推羽之心、不独臣于當時、並臣于身後、身後尊之為帝者、宜辨焉、宋崇寧中、封惠公、旋加封武安王、可謂尊之極矣、独明萬曆中、封協天護國忠義大帝、以此為尊、反為不尊、封協天護國忠義可也、加大帝二字、則不可、大帝是天下一人之稱、以人臣而謂之帝、名

分已亂、大非本心、凡尊人者必不可尊以其人之所不願受、尊
孔子為王、孔子滋戚矣、尊閔侯為帝、閔侯不瞑目矣、孔子以忠于
魯者忠於周、閔侯以忠于蜀者忠於漢、忠於周而卒不能興周、非
孔子之罪、忠於漢而不能興漢、則閔侯不能逃其責、何也、英蜀之
好不侖、羽以死、荊州以失、曹氏以乘、二國之離、無忌而急於篡、羽
守江陵、數與魯肅生疑貳、於是而武侯之志不宜、而肅以苦矣、肅
以歡好撫羽、豈私羽而畏先主乎、其欲並力抗曹、匪若是也、而羽
不諒、故以知肅之獨苦也、羽爭三郡、貪忿之兵也、肅就與相見、而
秉義以正告之、羽無辭以答、而婢婢不忘、豈其不知肅之氣志氣、
與其苦心乎、史稱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閔羽與之

同仇、及呂蒙代肅、密言於權曰、明君臣務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
以腹心待也、于是害羽、先主恥羽之沒、將擊吳、張飛率兵萬人在
帳下、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奔權、如此先主代吳之心更急、將伐
魏、移之伐吳、卒於敗績、破四十餘營、論者謂不能討賊、興漢在此、
武侯聞先主敗、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東行必不傾危
矣、武侯之歎、歎西蜀人才之闕乏、又遇關張之死、先主之敗、吳蜀
不和、欲討賊興漢、難矣、不然、羽若聽肅言、及守武侯隆中之對、則
吳不欲害羽、而飛亦無恙、先主四十餘營、移之伐魏、而吳亦同心
破魏、則漢復興、而賊以討、未可知也、由以觀之、羽能逃其責乎、雖
然、蜀之存亡、係于漢漢之存亡、定于天、雖武侯三代下人、居第一、

仁無如之何矣

其二

三國志評閔羽曰、剛而自矜、此言有待辨者、夫剛美德者也、五行
豈可無火、七情豈可無怒、九德豈可無剛、無剛即無勇、無勇即無
氣、無氣又何以成人哉、況羽直春秋顯類違命、揚干亂行、寧不知
戒、其所謂剛、必是任事之剛、非任性之剛、剛之任性者、猛如虎、狠
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柔義以之形容項羽矣、而以之形容閔羽、
剛強不屈、等之剛狠自用、可乎、矜字亦非空評也、矜者尊己卑人
之謂、若己本有可尊、則尊己非矜矣、人無可以尊、則卑人亦不得
為矜、試問當時吳魏諸人、誰足當一盼者、羽目中無魏、寧復有吳、

况與我同在西蜀、其碌碌因人、如糜芳傅士仁之徒耶、史稱羽薄于士大夫、而厚於士卒、以此為自矜之一証、曾以厚于士卒之人、而于士大夫反從其薄者乎、薄于士大夫、則亦士大夫自取之、如非自取、羽何以對于張益德如兄如弟、及一聞先主魚水之言、遂無不悅、諸葛武侯、同是士大夫、而於彼於此、判若天淵、矜者願如是乎、陳元龍卧求田問舍之客于下牀、非豪氣不除、亦可比倒觀也、

其三

千古奸人、往往於其所仇視之人、厚意禮遇之、希冀其無心報復、而被其厚礼者、亦竟然誤入彀中、微特不思報復、甚之樂為尽力、

遂使奸人得志、而身名之玷、詒羞千古、反藉口于閔壯繆、報効曹公、以爲英雄人當如是、此大不可以不辨、昔閔羽被留于曹、操礼之甚厚、羽無留意、謂張遼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別將軍恩厚、誓以共死、不可^忘之、吾終不留、吾當立効以報曹公、論者皆以此爲不忘恩之証、誠然、然羽之可取者、在其乃心漢室、不在其報効曹公、其報効曹公、有益于曹、實無損於漢、不特無損于漢、且有益于漢、何云有益、顏良召將也、侶以漢賊也、不斬顏良、表始得勢、侶得勢、是使漢多一操、羽等之熟矣、不然、斬顏良、專以報曹、吾知羽雖死、不肯爲、若其爲之、則是報私恩、廢公義、羽不爲、羽笑、况且羽豈是能讀春秋者、春秋之道、聞有仲公義、以報私恩者、未聞

有報私恩而廢公義、與他人而廢公義、就不可、為私賊廢公義、則
我為私賊而已、夫明雖公義不廢、惡曹操者、猶以報私恩為明、詎
病、可知人生世上、不可輕受人恩、語曰、受恩容易報恩難、何以難、
非可一言而盡也、

漢家四百年基業咸以爲高光之力其實文景明章之功試詳其故

創業難守成易以常語也吾則謂創業易守成難蓋創業雖無道之主能爲之始皇所以興也守成雖有道之主不能二世之所以亡也若創業非無道而守成又有道則人心愈固而基業必長漢家四百年是矣高光誠非秦始皇之比然其功在征伐攻取未暇乎休養生息也國家必休養生息然後可以固結人心人心不固結而國家能久安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文景恭儉愛人明章重經學崇實行其所以休養生息者至矣遂使人心思漢漢之天下固如苞桑夫歷來國家之亡非亡於創業者之不能如高光而亡於

守成者之不能為文景、明章、闇有逆取順守者矣、未闇有順取而
可以逆守者也、取者一旦之事、守者非一旦之事、取者一人之功、
守者非一人之功、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者父子相繼如之、繼以景、明之繼以章、
故前漢有王莽之篡、而光武中興、後漢有曹氏之亂、而先主鼎足、
非文景明章不至此、然可惜者四君皆無年、皆不滿大衍之數、文
帝四十六、景帝四十八、明帝四十八、章帝三十三而已、若使天假
之年、則積德更深、人心之思漢益堅、漢或不止四百年、治象必
與三代比隆矣、

魏蜀正統論

古今聚訟、除封建郡縣、莫大於正統不正統、天下有統而不正者、有正而不統者、魏之土地已得天下過半、而躬行篡逆、名隸賊臣、以統而不正者也、先主系出中山靖王、而又正位于獻帝失尊之日、聲勢煌煌、名正言順、第荆益二州為地無幾、而中原北伐、尺寸無功、以正而不統者也、乃陳承祚三國志、則以魏為正統、習鑿齒漢晉春秋、又以蜀為正統、司馬溫公通鑑、則以魏為正統、朱子紫陽綱目、又以蜀為正統、前後互歧、欲衷一是、果何恃哉、孟子古讀書首在知人、論世、誠探本之說矣、蓋陳承祚身為晉臣、而晉之天下、取之自魏、作三國志而不以魏為正、則偽魏即偽晉也、帝魏之

為、曰廣土眾民、中天下而立、若是則為正統、而帝王子孫、山河
非舊者、無預焉、然承祚晉、臣習鑿齒、獨非晉臣哉、何以公然帝蜀
也、則以習氏自元帝渡江而後、力持半壁、故國邱墟、此而犹有帝
魏之稱、則則曜石勒諸人、可以僭居正統、惟謂帝王子孫、雖流亡
而名號自正、將以帝偏安之蜀、即以帝偏安之晉、其立心不大可
知哉、至北宋之天下、承之自隋唐、而隋唐之系、派承之于魏晉、司
馬溫公而力扶宋祚、故作通鑑、則以魏為正統、蓋謂撫有中原、是
宜稱帝、若一隅退守、則大局已非昔比、例諸正統、未見其正、則賤
蜀漢、即借賤南唐、命意之精、有如此者、高宗雖屈臨安、與晉元帝
退竄江南、後先同揆、朱子心閔君國、若不表揚蜀漢、萬難處置高

宗故仍習氏之作、大書特書黜曹魏以偏安、躡蜀劉于正統、無識者徒事贊揚、謂此實據春秋之筆、豈通論哉、是知習氏居承祚之朝、必不帝蜀、而帝魏、溫公居朱子之世、必不帝魏、而帝蜀、數人之心、一而二、二而一、明于論世、則史學始可言矣、魏永叔又分正偏竊三統、陳元孝極取之、與書曰、弟亦有正統一篇、欲以補歐蘇之未盡、得兄正偏竊三統之分、頓令古今一齊、信否、何其快也、

陳壽既帝魏不帝蜀其所作之史何以又名三國志乎

陳壽之帝魏也、歷於時勢則然、心實以蜀為主、其名三國志、即自
為表白者矣、蓋壽晉人也、晉之天下受於魏、不帝魏即不帝晉、勢
不可也、於是倣公羊文、與而實不與之例、特言三國、三國者魏與
蜀吳平列之謂、且尤^注意在蜀也、壽上武侯集表云、亮管蕭^注也、時
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夫以大義許亮、非
即以正統歸蜀乎、或曰、習鑿齒晉人耳、而漢晉春秋敢昌言魏以
篡得國、蜀為帝王之後、此乃正統、並無須倣文見意、則所歷于時
勢者何、曰、習氏東晉非西晉矣、晉失中原、窺身望夷、而立國江北、
人謂晉為島夷、魏收作魏書、南人皆以島夷目之、習氏為東晉人、